

詩語背後

圳水源頭並蒂蓮(下)

走訪蓮麻坑村之前，我與深圳經濟特區研究會港澳調研組一行，專程到嶺南大學拜會了劉蜀永教授。年逾82歲的劉教授是研究深港歷史的泰斗級人物，他主持編修的《蓮麻坑村志》作為香港第一部村志，被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列入中國名村志系列。

劉教授聽說我們要去蓮麻坑村，顯得很興奮。他說像蓮麻坑這樣村史資料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古村落，已經很難見到了。去蓮麻坑，除了參觀古村的特色建築，感受古村的歷史和文化，還有三個必去的點：一是蓮麻坑礦場遺址，那裏曾是香港最大的礦山，開採時間長達150年，日佔時期野蠻開採，一度遭東江游擊隊炸毀；二是麥景陶碼頭，港英政府1949年至1953年間由時任警務處處長麥景陶提議修築的七座邊防要塞中最高的一座，坐落於700多呎的山嶺上，因外形獨特、直插天際又被稱作「麥景陶教堂」；三是葉定仕故居，是辛亥革命元老、曾娶泰國公主為妻的南洋富商葉定仕模仿亭村孫中山故居修建的一座中西合璧的小樓，也是他晚年貧病交加、老死之所。透過這三個文物般的景點，可以感受到蓮麻坑作為一個偏僻閉塞的古村落與外部世界互動的巨大張力。

通往蓮麻坑村的道路有一段屬於邊防要地，我們聯繫打鼓嶺鄉事委員會主席、立法會議員陳月明女士，請她幫忙開具了被稱作「禁區紙」的通行證。陳月明及丈夫張然先生是我駐港期間結識的好朋友，兩人都是新界通，對深港合作和「北部都會區」開發抱有極大熱情。香園圍村屬於打鼓嶺鄉，蓮麻坑村屬於沙頭角鄉，他倆親自陪同我們走訪，一路介紹山形地勢、文化傳統和村民生活方式，探討深港合作新模式。據他們講，新界北部這些古村落，村民大多移居英國或其他國家了。一條村留下來的不過數十人，而且不少是老人。每逢春節、清明節、重陽節或選舉投票等重大事件，又會聚集起上千人，甚至數千人。村裏的勞動人口主要在外面上班，有少數在鄉裏打工，如口岸、工地、露天倉儲等，都是最基層工種。期待未來「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可以兼顧職住平衡，引進產業的同時，能夠帶動本地就業。

我們一行到連麻坑時，村公所主席葉華清老先生早已接到劉教授的電話，拿着一本繁體字版的《蓮麻坑村志》在村口迎接。眼前是一片小廣場，幾條村道呈輻射狀延伸，通向村子各處。蓮麻坑村公所「敬修堂」坐落小廣場上，樓並不高，但由於位置特殊成了村裏最醒目的建築。而此建築更醒目的，當是堂內牆面上金燦燦的「金榜題名」，鐫刻着本村建村以來考獲學士或更高資歷者，多達100餘人。這條客家村落尊學重教的深厚傳統，由此可見一斑。

可惜受颱風「海葵」影響，連日大雨，通往麥景陶碼頭和礦場遺址的道路被暴雨沖毀或被折斷的樹枝堵得嚴嚴實實，完全無法通行。劉教授推薦的三個必去點，我們只到了葉定仕故居。看着眼前這棟中國偏僻山村裏的西式小樓及樓前眺望蒼穹的孫中山站立銅像，讀着圖文並茂的葉定仕生平事跡和蓮麻坑村史介紹，不由感慨：小村落連着大歷史啊！

葉華清老先生興致勃勃地帶我們參觀了蓮麻坑村的道路格局和主要建築。與蓮塘河對岸深圳一側的高樓大廈相比，這裏的村屋顯得有些寒酸，但高低錯落，疏密有致，氣韻暢順。按照香港政府有關法例，享有「丁權」的原居民自建住宅不得超過三層。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題名「蓮溪世居」的二層小樓，俏然卓立，很是精緻。旁邊一座典型的客家大屋，一進三間，大門及屋內門框全部以花崗石條砌築，整個大屋造型簡潔，堅實美觀。門柱上貼一金屬小牌，上有「三級歷史文物」字樣。走進村中，除了各式民居，還有葉氏宗祠、劉氏宗祠、官氏宗祠以及關帝宮、觀音廟等古建築，苔痕斑駁，但主體保存完好。穿行在古樹和老屋之間，簡陋的土地廟隨處可見，幾隻肥碩的土狗倦慵地躺在階沿下，古村落的氣質和氛圍撲面而來。

在位於村中心地段的風水塘前，葉華清老人自豪地說，這片弓形風水塘是村子的靈魂，與村裏的建築中軸線形成「如箭在弦」之勢。如此風水布局，使村內人才輩出，亦使至少四位村民購買六合彩中了頭獎，英國的鄉親也中過當地彩票大獎。隨



葉定仕故居 作者供圖

後，他又指着對面山頭上的垃圾堆填區，憤憤不平地說，政府完全不顧民意，肆意破壞風水，搞得近年亂象叢生。同樣的情景，我們在山脊背後的香園圍村也遇到了。看着蜿蜒起伏的山樑上，滿載垃圾的大卡車來來往往，周圍要麼黃土裸露，要麼被綠色塑料網罩住，彷彿青山留下的繫帶疤痕，心裏的確不是滋味。

回程途中，經過蓮塘（香園圍）口岸。環望四周，深港兩地的山山水水融為一體，被夕陽抹上一層金輝。我們登上口岸大樓天台，綿延起伏的梧桐嶺峰在眼底鋪陳，若有若無的溪水斷斷續續地流過，古意盎然的村落，車水馬龍的街道，拔地而起的高樓，魚貫進出的人群，構成了一大寫意的畫。想着這片土地上發生的故事，地理變遷，文化衝突，蒼生苦樂，幾個月來揮之不去的蓮塘情結愈發濃郁了。

梧桐嶺起綿綿 圳水源頭並蒂蓮
一片燈紅酒綠處 遇尋翁語話從前

兩個月後，我到南頭古城調研，不期然與陳月明女士再次相遇。她正帶着十幾個鄉黨考察，說要學習南頭古城的舊改經驗，活化香園圍或蓮麻坑這樣的古村，吸引深港民眾前來遠足休閒，促進兩地民生往來，人心互通。這讓我想起前不久在蓮塘口岸附近看到有關方面正全力打造「蓮塘湖碧道」工程，工程位於深圳河邊防線內，全長3,100米，準備參照「深圳灣碧道」模式向市民開放。又想到早前，李家超特首在立法會宣讀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明確宣布政府已重新審視北區沙嶺興建公眾骨灰安置所的計劃，將原定安放骨灰的兩公頃土地改作創科及相關用途，引起市民熱烈反響。

看來，以「北部都會區」開發為標誌的港深合作新模式已經啟動。這種合作不限於前海的現代服務業、河套的科技創新、沙頭角的國際消費等高大上領域，它也包括深圳河源頭那些古村落，滲透到百姓生活方方面面。

字裏行間

摩登濟公

◆ 黃仲鳴

拙編《香港文學大系·通俗文學》1950年代卷，節錄有陳霞子以夏伯筆名寫的《濟公新傳》多回；始刊於《成報》1951年11月1日，這是陳霞子連載的「借殼小說」，應是以小說掛帥的《成報》的擔紙之作。可惜未能一筆寫到尾，陳霞子中途便蟬過別枝，離開《成報》，創辦《晶報》去了。《濟公新傳》由小生姓高（高雄）接棒，續寫下去。

高雄的《濟公》，與陳霞子大異其趣。陳霞子的《濟公》說的是民國初年，濟公死後800年，再度投胎湖南寧遠縣一個教士之家，糊里糊塗成了蒼山寺的和尚。換言之，陳霞子的《濟公》的背景乃是民國時代。而高雄的《濟公》，卻漸移香港，成了諷時嘲世之作。

濟公的故事流傳中國民間，有關他事跡的作品甚多。日昨掘出一套《濟公全書卷》，列作「中國神怪小說大系」，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出版，全套分15卷，值得列出給大眾參考：

- 1、評演濟公前傳；2、評演濟公後傳；3、頑世奇觀；4、顛陀迷史；5、魔影仙蹤；6、降妖伏魔；7、佛影俠蹤；8、降妖伏魔；9、佛道門法；10、仙法驅魔；11、仙魔爭雄；12、佛魔追蹤；13、瘋僧點迷；14、天仙地怪；15、聖僧顯威。

這堪稱鉅製也。在「出版說明」中，編者說：「除《評演濟公前傳》前後傳各為一冊外，其餘諸書每三種為一冊。」濟公故事，在民間也不知有多少。這類「借仙」的小說，到了上世紀四、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仍流行於此間的報刊。

陳霞子的《濟公新傳》，沿續了《評演濟公前傳》；單看濟公復活一段，陳霞子便依循了《前傳》的筆法，初生的濟公一味「傻笑」，陳霞子寫道：

「這孩子真怪，他一出娘胎就不啼哭，卻嘻嘻的笑了三聲，以後他就一點不哭，只是傻笑。」（作者按：標點悉依原文）

《前傳》寫道：「這孩自生落之後，就哭聲不止，直至三朝。」直到五台山的老方丈光臨，摸着那孩子的頭頂說：「莫要哭，莫要笑，你的來歷我知道。你來我去兩拋開，省的大家胡依靠。」那孩子「立止啼哭」了。而陳霞子的濟公卻是「笑」，比《前傳》的「哭」更久，足足「笑」了十多年，直到聞了狗肉香，靈光才頓「醒」，陳霞子寫道：



◆這是《濟公全書卷》第一冊。

「這香味似瑤池大會上的龍肝鳳髓還濃膩得多，這股香味給涼風一吹，吹進濟公的鼻孔，由鼻孔直落丹田，到了丹田，再一轉而像噴射機一般，衝上腦上。豁然一聲，把濟公的天靈蓋打開，一時，萬丈豪光，衝霄衝漢，一直衝過大氣圈，破了同溫層，像千萬架火箭一樣，把天上所有星宿震撼，活佛再度出現了。」（作者按：標點悉依原文）

這「出現」，濟公便不再傻笑了，濟世救民去了。陳霞子的開頭多回，是《濟公新傳》的前傳，而高雄的《濟公新傳》，可算是後傳。過癮之至。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針唔拈到肉唔知痛·乞兒兜擰飯食·卜卜脆；脆卜卜；人命卜卜脆·好雞；勁雞



受，意味着死的若然是自己的兒子就會知道箇中痛苦了。

示例1：
塊面擦傷留咁喇啫，最多咪少啲見人！
「針唔拈到肉唔知痛」，「死嘅唔係你個仔」！
廣東人會叫用手「拿」做「擰」（拿4-2），大家不難看出這個字正是從「拿」音變過來的。「乞兒」，口語讀作「乞衣」。廣東人有句與「乞兒」有關的經典句語：

乞兒兜擰飯食

「乞兒兜」的飯是乞兒討來的，除了遇上好心人的那天，一般日子討飯都不容易。此語形容無良僱主剝削員工福利以自肥或諷刺政府沒考慮升斗市民的苦況而徵收一些費用、稅項等。

「卜卜」出自《啄木》，是形容鳥啄木的象聲詞。廣東人遇上很「脆口」的東西，如薯片、炸花生、燒肉皮、乳豬皮等均會用上「卜卜脆」或「脆卜卜」這個形容詞。「卜卜」口語讀作「薄6-1」或「岳6-1」（較少用）。

「卜卜脆」的東西的脆度會隨時間而減低，所以有人用此詞來形容青春會隨時間而減少。

示例2：
所謂「十八無魂婦」，女仔十七八歲就係「卜卜脆」喇！
又由於「卜卜脆」的東西易碎，所以有人用「卜卜脆」來形容生命，廣東人就有句：
人命卜卜脆

意指人的性命是非常脆弱的。
廣東話中「好雞」可指質素差劣。有粵語專家指出「雞」一般用作低等、低劣的代名詞，以「雞」作妓女的代名詞就是最好的例證，所以就有上述的意思。首先，是由於「妓」與「雞」的普通話發音都是「ji」，所以廣東人才把「妓」作「雞」，並非因當娼歸入低賤的行業。其次，根據筆者的考究，「好雞」其實是由「好低」音變過來，而「好低」是從「好低等/好低劣」簡化而得：

低/dai1；雙聲母→雞/gai1

已故一代武術巨星李小龍於1964年在美國一個武術大賽中示範了一招「二指掌上壓」（2-finger push up）及一些中國功夫，技驚四座。就憑這段示範影片，他不久就獲得美國電視台垂青，繼而踏上青雲路。能做到這一招可謂「威風八面」，有人會用上一個看似粗鄙的「勁雞」來形容這類能人異士。「勁雞」中的「雞」當然不會是「好雞」中的「低」，而是由「威/wai1」音變過來；「勁雞」就是「勁威」，是褒詞而非貶詞。

來鴻

◆ 胡紅控

霞光裏的儼寨詩行

——讀林漢筠《黔地行記》

說起來與貴州銅仁有緣，一是老友、名滿天下的歐陽黔森是銅仁走出去的文壇名家，我曾在銅仁他的「根據地」與黔森兄推杯換盞，談文弄詩；二是2005年的第三屆中華寶石文學獎頒獎典禮在銅仁舉行，我是獲獎者，也是會議代表，正是在那次活動中與一干文壇名家、作家同遊錦江，同登梵淨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可以說，銅仁是我的福地。有趣的是散文名家林漢筠的新作《黔地行記》記的也是銅仁，記的就是銅仁市的德江縣，記的就是銅仁德江那山的奇峻清雅，楓溪飛雪，記的就是那人的風風煙煙、古道天機、流年碎片，記的就是那人的史書樂章、薈草鐘鼓、舞龍花燈、風雨風情。高原上的險灘品讀，土家山寨的寒夜數星，泉口讀石，讓詩意的鹿溪，為心路照亮了路徑。於是，心行的步子也就隨著這本書的節奏，讓我又一次登上黔山，重走銅仁，心遊了那片高原的秘地。

作為一位成名已久的東莞作家，作為一名東莞市掛職黔東北德江縣的文化幹部，林漢筠不遠千里從東莞市奔赴銅仁市德江縣，投身於東西協作的幫扶之旅，投身於東西協作的大浪潮中，他在德江這片神秘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用他的文心，書寫了莞德協作的大愛與真情。我頗喜歡他的歷史文化散文，比如他的散文集《百年聽風》，比如他的散文集《嶺南讀碑記》，字裏行間，將一腔真情傾入文化的「大山大水」，聽山月對語，聽江河傾訴。而《黔地行記》一書，正是步他的歷史文化散文之大道，以德江之清香，以高原之甘醇，灑香於他的新的文路和心路的又一次心跡記述。

古屬巴楚國的德江縣，其文化當然會呈現出巴楚文化的多元性，獨特的民族文化體系，讓德江文化在中國眾多的地域文化大家庭裏佔有重要地位，比如德江極具代表性的「儼文化」，以其儼面具、神案、儼戲、儼技表演等獨樹一幟，曾被曹禺、曲六乙等戲劇理論大師譽為「中國戲劇活化石」，被國務院公布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所以，德江也有了「儼戲之鄉」之稱。

這麼重要的文化遺產，林漢筠能放過。他為了搜集關於儼戲文化的原生素材，多次走訪德坪鎮，並留下了他夜半開儼夜路奔襲，只是為了現場觀摩德江最出名的儼戲師在某村「做活路」（神儼）的高原故事。於是，林漢筠的散文《觀儼》橫空出世，「儼」的魅力，「儼」在德江人心目中的那種圖騰式的精神意義，也就在林漢筠的筆下被活靈活現地表現出來了。

「不知道，他為什麼被人取了這麼一個綽號。他，絕對沒有那種『風姿特秀、瀟瀟瀟瀟』虎背熊

腰般雄風，沒有那種『爽朗清舉、龍章鳳姿』天生質成的風趣，沒有那種『玉樹臨風、瀟灑個儼』風度翩翩的氣質。他，矮小似侏儒，精瘦如乾柴，黝黑像煤炭。可就這樣一個人物，當村子裏的響樂聲越過小河，爬過牛背，跳過人們的腳步和呼叫，那個蠟黃的『鬼腦殼』一戴，就成村裏頭老老少少所爭捧的人物。」

「戲台上，爛蒲扇經『抓力虎』手中一揮，便不再是那個弱不禁風的『鴉片鬼』了。乾乾癟癟的眼睛，瞬間從木罩裏閃閃發亮起來；萎靡不振、『病病歪歪』的腳步，在擁擠的人流中，立馬變得穩重起來。時不時地，還從長袖裏掏鼓出幾粒『紙包糖』，向我們灑來。」

「『快點搶，搶一下就開心快樂，搶一下就像狗崽崽，牛崽崽那樣好養。』見紅紅綠綠的糖果飛來，我們恨不得再長高三尺，再躡高一丈，連散落的包糖紙也不放過。」

就這樣，林漢筠用一段形象質樸的文字，將這種酬神又娛人的「巫歌儼舞」和人們對圖騰的崇拜，繪聲繪色地展現現在讀者的面前。也將儼這種古代驅疫降福、祈福攘災、消難納吉的祭禮儀式和人們對於對神謙恭和畏懼，以儼戲師戴上面具的形式，演繹人、神、巫、鬼的世間共生，表達人們對美好生活嚮往的精神寄託，以熱辣、歡快的橋段，送入了讀者雙眸的熒屏。也由此，讓我再一次看到了林漢筠深入生活、研究文化的深度，博覽自然人文的厚度和駕馭文字之輕車熟路。同時，也讓我們隨着林漢筠的生花妙筆，慢慢地揭開了「儼」這個在中國社會文明進步的漫漫征程中經歷過千年浴火淬煉的非遺神祕的面紗。

德江有厚重的傳統文化，更有美麗的自然秀色。在林漢筠的文眼裏，「神祕儼寨」的鄉村舞台是誘人的，一座山寨的時間書哪會僅僅只是記錄時間，客串「古村28渡」，夜宿楓香溪，上壇聽茶，那黔山黔水，那黔人黔情，無不在林漢筠的文心裏，幻化成江水的清流，林木的呢喃，清溪的琴音，朝霞的情義和山巒那源源不斷的山歌的調子。這歌調和琴音，是真的會醉人的。

有意思的是，我在德江縣第一中學2023年春季學期，高二語文開學摸底考試試卷的考題裏，又看到了《黔地行記》一書中的散文《熬熬茶，孃孃的味道》，我不知道這是林漢筠的散文第幾次被選入中、高考模擬試題和校本教材，但我知道，好的詩文是如酒似茶的，套用魯迅先生的那句：「有好茶喝，會喝好茶，是一種清福。」那麼，有好文讀，會讀好文，何嘗不是一種清福呢？